

楔子

電燈廣告在抽煙。都市在打寒噤。

無線電跟有線電在到處竄。

全世界像地震似地把人類驚跳起來。

大氣裏流着黃昏的煙，像在象徵着宇宙將要給毀滅。人們用感覺嗅到了火藥味，人肉味，血味。

高大的建築物沉在灰霧裏，似乎經不起就要來到的暴風雨，搖搖欲倒的樣子。

電影院跟娛樂場所張開了大嘴等人進去，可是冷落得沙漠似的；一件別的事把人

們吸到別一處去了。

人們在奔跑，在叫號。

『號外!!!號外!!!』

牆上貼滿了壁報，日報，晚報。波濤似的人腦袋在這些新聞前面活動；喘息着，興奮着。一些近視眼想擠到別的腦袋前面。別人的腦袋又插到近視眼的肩上。他們抓着拳頭讀着，張大了眼睛讀着，紅着臉讀着。每個角落裏的人都給號外跟壁報吸引了去；連些花花公子也忘了上電影院喝咖啡了。

大大小小的標題一字一字地跳了起來。

瀋陽完全被日軍……

駐軍奉令

無抵抗退却……

我國民衆被殺無算……

某要人家金條一萬二千萬被……

慘無天日之大屠殺……

大家都談着這些事；各種的人發表了各種的意見。

『爲什麼不打，要無抵抗退了？』

『這回不比從前，這回簡直是……』

『大家齊一齊心，還會怕日本鬼子？我們人有四萬萬，他們只有……只有……他們人比我們少得多。十個打一個還怕打不過他？』

『糠娘的，我們一個吐口唾沫也要淹死他們那些矮鬼。』

『中國這回非亡不可了！』

『世界上的事真是愈來愈不對了，這是劫數，你看從前有沒有這樣的事！究竟是現在人心太壞。』

『大家到日本去，把他們一個一個的開刀！』

他們是憤怒的。可是他們除了憤怒沒辦法。

『還有什麼說的，現在中國人太不爭氣。要是如今出一個岳爺爺，出一個趙子龍，再不然就出個武松吧，那還怕什麼鬼子！』

別人聽聽嘆口氣。有人記起在小學裏讀過歷史教科書，彷彿中國古時候有個叫成吉思汗的，領了大兵殺到外國，打下了大半個天下，嚇，操他娘多有勁兒！中國也出過風頭。

愛看小說的朋友把手一揮，大聲地說中國難當前，那些隱在峨嵋山或者西嶽華山或者天目山的劍俠應當出來報國。

『劍仙劍俠都應當出來救國，使點本領給鬼子看看；憑你什麼綠氣砲，哼，紅氣砲也不行。幾千里他也能吐劍；一道白光，人頭落地！』

於是張大了眼瞧瞧面前的人；說不定這裏面有個把劍仙。他埋怨那些個劍仙幹麼要默在山裏——不知道湯山跟清涼山上可有沒有。

『不說別的，就是長毛裏的那些人材出幾個也好。』

『這回恐怕會要正式宣戰哩。』

過了什麼一星期，沒宣戰。他們都談得有點疲倦起來。可是還興奮着。他們現在還能過點安穩日子，可是中國一亡就得完了。他們是真正愛國的；鬼子侵略來了，得去打。叫誰去打——可是叫他們自己去打？不。我現在介紹讀者諸君到夫子廟奇芳開茶店裏聽陸先生的非正式演講：

『國是大難；大家應當愛。現在中國給洋鬼子鬧到這般地步，我們中國非同他打一打不可。但是我們是不能夠打的，我們這種人當然不會打仗，其實也用不着大家

去打仗。……可恨他們竟無抵抗。這是劫數。現在好了，我們的劫數盡了；昨天李紫東扶乩，請來了呂祖。我們大家問國事如何。呂祖寫：「華夏劫數已盡，玉帝已命岳鄂王轉生人世，掃蕩倭寇。」又問轉生在什麼人家。說「天機不可盡洩」。 李紫東說前夜他做了個夢，夢見東南角上紅光冲天……」

『不知道倒底生在哪一家，嚵？』

『總是積善人家。』

大家都安了心，晚上夢見一個文武全材的老生跟些插野鷄毛的花臉打仗，把花臉們的腦袋像切乾絲似的切着。第二天彼此談了各人的夢境，就笑嘻嘻地瞧着學生們貼標語，演講，喊口號。

『這些學生熱是不可謂不熱心，但是有什麼用。閑翁你說是不是。』

『真的中國靠學生還靠得好？』

『中國要靠老成些的人，譬如像……』

彼此就會心地點點頭。只有老成的人知道天機。中國要靠老成的；這些小夥子哪行！

可是小夥子們不那麼想。我又得請讀者諸君去聽一聽演講；那是一個中學校的會場裏。

『我們學生是國民的先鋒。我們學生應當去喚醒民衆；現在中國的民氣比以前壯，是學生運動的收成。……我們要出發演講，要民衆起來救國。我們要編個義勇軍。我們要向政府請願，請政府對日宣戰。……離反對的就是亡國奴！……』

讚也不願做亡國奴；通過了。

他們要加緊軍事訓練，要領槍。校裏教軍事訓練的教員不行，貼標語打倒他——他是亡國奴。

教務長不贊成罷課救國，打倒他——他是亡國奴。教務長在五四運動那年也罵過窮人是亡國奴，現在不知怎麼一來給別人罵做亡國奴了；他張大了眼，想老半天想不

通。

亡國奴三個字老掛在他們嘴裏，拿來代替『他媽的』，『忘八蛋』，上海的『豬欄』，北方的『混蛋』等等。他們還規定哪些是亡國奴。計開：

臂上不吊一塊黑紗布的是亡國奴。

胸部不挺出的是亡國奴。

吃飯搶菜吃的是亡國奴。

不出發演講，不加入義勇軍的是亡國奴。

看電影聽戲的是亡國奴。

教員戀愛學生的是亡國奴。

不加入請願的是亡國奴。

『我們學生要把救國的担子負起來，請求政府出兵。我們不要忘了我們是什麼人！發了財的人只想發財，把國家丟在腦後。昏庸老朽的傢伙當然沒有用。下流社會

的人無知無識，負不起這重擔子。只能靠我們！我們應當去請政府出兵。我們應當去喚起民衆；我們領導他們。」

他們到國民政府請了願。接着第二次又去請了願。接着第三次。他們到各處演講，對下流社會的人宣傳救國。

『華家駒，他們居然也知道國事，』講完上了路，有個揩着汗的說。

『不過沒有知識總不行。而且他們把錢看得比國家要緊；太窮的人總只是想錢。太有錢的人也只想着錢。……』

那個歎了口氣：

『太有錢的，太沒錢的，都不行。』

讀者諸君，請再勞勞駕，在這裡多站一會兒，聽聽這些剛聽過演講的『沒有知識』的人的話罷。

『我只想抓到一支槍，硬幹！』

『我們不幹真活不了；瀋陽死了的不還是老百姓？有錢的早去了，把銀子在外國銀行一存，仍舊過好日子。』

『我不懂：日本打了中國的天下，日本人個個就都發洋財了麼？假如我們是日本人的話，他媽的譬如打下了東三省，我們是不是馬上就發了財？』

『根生說日本的老百姓反對他們自己政府打中國哩。』

『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見着壞蛋就得打。好人都是朋友。』

『抓到一支槍幹他媽一幹！空口說白話怎麼也不行。你想這些個學生會不會穿了西裝去衝鋒……』

學生們沒衝鋒，義勇軍是差不多全體都加入的。過了什麼三五天，肩膀有點發疼，上操的慢慢少了下去。請願也有點疲倦。演講覺得沒勁兒。有幾個就溜出了隊伍，到什麼大戲院去看風騷明星死耗生扮演一個寡婦的什麼片子去了。他們怕給同學們知道了第二天得被叫做亡國奴；可是馬上就放了心；他們瞧見前一排有七個同學，

後一排有九個同學，旁邊一排有三個同學，前三排裏站出個足球大王向他們打招呼，後面第四排裏伸過手來遞幾支煙給他們——『噢，九頭鳥也來了！』

『死枉生嗓子不壞，對不對？』

『可惜太老。論臉子不如尅癩拉飽。』

『不過我覺得「那麼瘟」還要算爛……爛……爛什麼的。』

正在這時候，來了一個消息：上海的日本工廠裏的工人全體罷工。

那些『沒有知識』的人們得了這消息，都跳了起來，叫了起來。他們像孩子說話似地老反復同樣的話。他們幾乎要彼此擁抱着狂笑。每張黃黑的臉子上充着血色。

『好啊，操娘的！這是第一步。還有哩！一步步的來……跟他娘的日本壞蛋幹一下，拚一下！』

『他們一定很苦；沒工錢拿了。』

『對，我們以後每天少吃一碗飯，省下點錢，湊起來寄去。……松源你一頓吃四

碗，少一碗行不行？」

「忘八蛋不行！老子怎麼也會苦下去；要苦大家苦。」

「對，就從今天起。」

下午，太陽有點勁兒。街道上開口的人。

『老木，你聽見麼？』

『什麼？』

『哪，』指指一家猪肉店。

猪肉店裏的胖屠戶正拿把大刀子拉在一條五花肉上，嘴裏跟他的買主扯開天。

『哼，這回東三省的事鬧得不小。』

那買主歎口氣，眼睛瞧着豬肉：

『現在世界上的事一年不如一年。從前是……』

『不得了的不一定是中國。』

『是麼？這世界真糟透了。喂，切得客氣一點，老買主。』

『不會錯了你先生的。這回怕還會引起世界大戰。』

『世界大戰！』那買主嚇了一跳。

不但這位買主嚇了一跳，連那位老木先生也吃驚。

『任之，』老木說，『我們貴國人可進步多了。』

他們笑一笑往前走。

他們倆都是小夥子。那位老木有雙很闊的肩，突出的胸部。不知是因為壯，還是因為什麼，老木走起路來老是左右搖擺，從前他在中學的時候給叫做自鳴鐘。

『任之你說陶爺不在家？』

『或許……不過……我想我們總不會碰得那麼巧；總有個把人留在家裏吧。』

任之是小個子；又矮又瘦。他不怕街上擠；來不得他可以隨便從別人腋下一溜就溜開去。皮包骨頭的臉上帶着精明的樣子。他姓王。五年前他對中國的一種國學發生了興味；所謂書法。拚命地看了許多時碑帖，天天臨摹十七帖，拿那些草字寫信給朋友，可是朋友都罵他：再那麼下去，文字要失了効用，因為這些個鬼畫符誰也認不識。他羨慕王羲之家裏出那麼多書家，而且好幾代子孫都把名字上嵌個『之』，他便宜地姓了王，就改了名字叫王任之。現在他對自已這名字感到慚愧起來，想改，可是朋友們早叫上了嘴。他於是歎曰：

『我那時是高爾礎心理。』

去年他想把中國書法的變遷用科學來說明。

『究竟是不是有用的，你看——把書法來解釋一下？不過我的參考書太少。』

『不過這工作太困難；這玩意兒是上層的上層，』他的朋友說。

現在他似乎沒工夫去理會這些事了。

『世界大戰也許真會被引起來也說不定，』他說。

『一打起來帝國主義者自己沒什麼好處的。』

『但是牠們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只好打。像那賭錢一樣，錢快完了他只好拼一拼命，賭孤注，賭……』

王任之的方言是一半國語；有幾個字咬着徽州音，有幾個字咬着南昌音。說到『命』『病』這些字他感到怪費勁的。可是他想克服牠，就重複着這一句：

『牠只好拼一拼命。牠非拼命不可。這是個整個的病……病……』

老木吸足一肺的氣，慢慢地吐出來。

『他媽的頂好打！打起來……乖乖！』

他們都有點熱。老木掏出手絹揩汗。街人很擁擠，老木跟任之給一輛車衝開了。任之前面又來個挑擔子的。老木不見了任之，他怕任之給擠住給撞倒，他便四面瞧着我。可是任之在稍遠的前面喊他。

『老木，我在這裏！』

『怎麼，你反而到了前面？』

『所以個子小有時候也有好處的。』

沉默了一會。

老木用肘觸任之一下：

『王姑娘來了。』

『我看見的。』

所謂王姑娘者是王任之的妹。不記是哪年的報上說劉半農博士禁止學生叫『蜜司』，只許叫『姑娘』，朋友們就叫她王姑娘。

王姑娘對面走來。她比她哥哥稍高一點。眼珠帶黃色，鼻子有點高，上面淌着汗。

『王姑娘，』老木叫。

她聽了這稱呼就格格地笑了起來。